



跆拳道精彩表演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资料图片

南京武林上演商业版“江湖恩怨”

江湖并不遥远

“踢馆”、“切磋武艺”、“门户之见”……对于南京许多市民来说,这些江湖事似乎只存在于武侠小说和动作电影中。而事实上,从传说中的达摩祖师“一苇渡江”,到清初八大拳勇之一的江南大侠甘凤池,再到民国时期59位国内武林代表人物齐聚南京的中央国术馆传授武术,“温婉”的南京并不乏尚武之风。

如今,在南京的广场公园,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人在练习中国传统武术。在街头巷尾,见到最多的则是某某道馆的门口。

在南京,教习各种武术和格斗术的大小武馆有数百家,它们和民间的武术爱好者一起,组成了南京的现实“江湖”。

□快报记者 常毅

在南京各大高校,练习武术成为一种时尚。一些道馆在校园里开设了分部,有的学校则自己成立武术协会。每逢新学期开学,招生海报会贴满布告栏。

“穿上白色的道袍,系上腰带,大吼一声拉开架势,挺酷的。”江宁大学城一个练习跆拳道的大学生这样说。他学习跆拳道两年,目前已经系上了红带,能踢出漂亮的后旋踢,并轻松地击断一块木板。

在这些表面繁荣的背后,现代化的市场竞争,商业推广和古老的武术传统相互碰撞,此消彼长,兴衰并存。门派之争,武馆之间的市场竞争,关于各个拳种和中外武术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止。

“踢馆”正逐渐远去

踢馆,就是“砸场子”。它来源于广东话,因为以前广东包括香港等地方有很多武林中人开了不少武馆,由于素质参差不齐,经常有好事之徒去别人的武馆挑衅,慢慢就形成了“踢馆”这个说法。

在电影《叶问》和电视剧《李小龙传奇》中,都有踢馆这一幕。“踢馆”的原由,除了利益冲突外,还有的是为了名誉,想证明自己练的拳比别人厉害。

今年34岁的大正跆拳道馆馆主施江峰告诉记者,自2006年开馆以来,虽然和其他道馆的交流比较多,但被人上门踢馆的事还没遇到过。“当然,我也不会到别人馆里挑战的。”施江峰认为,踢馆其实是一种商业上的不良竞争,是为了名利。“真正有水平的高手,想证明自己有很多途径,比如去参加‘武林风’大赛。”施江峰说,他有自己的原则,自己不去踢馆,但如果别人找上门,并干扰馆内正常教学的话,“我肯定让他走不掉。”

尚派形意拳研究会江苏分会会长陈根宝9岁时开始练习少林拳和摔跤,20岁在南方当兵时又研习南拳、截拳道,对擒拿格斗及硬气功尤为擅长,后又拜尚派形意拳传人为师。在陈根宝的武术生涯中,除了教学中面对门派挑战,其他他从不应战。

“不是不敢,是我觉得这样的应战没有意义。”陈根宝说,在南京

有上万人习武,如果轮流打,要打好几年!“我开馆是为了传播武术,不是为了争强好胜,所以这样的先河不能开。火药味太浓,非要争得你死我活,没有必要!”

相比之下,刘华栋的武馆就没那么平静。刘华栋是南京威远武道馆馆主,6岁开始习武,当过私人保镖。因为传授的是“无限制格斗”,刘华栋一度为圈内人视为“另类”,他遭遇的踢馆也最多,有七八次,有的踢馆者甚至来自外地。“我开馆才两个星期,就有人上门踢馆。”上门的是6个小伙。“我正在授课,他们不打招呼就进来,在垫子上踢沙袋,踢脚靶。”刘华栋看出,其中2个显然是练家子。下课

后,刘华栋问对方来意,对方表示要试试。刘华栋让学员提前回去,关上大门。“他们说,我们没练过,一遇上怎么样?”讲好规则后,6个人围成半圈,准备进攻。刘华栋看对方人多,抢先进攻,对着最壮的一人先是前手佯攻,紧接着记低位截踢,击中对方胫骨。然后又突然改袭旁边一人,重拳击倒对方。但后背立即挨了一脚正踹。这场较量的结果,是刘华栋以挨两记重摆拳、两记重鞭腿、手腕挫伤的代价,将对方全部击倒。“大家都是讲规矩的,败了就心服口服,一般不会结仇,后来他们跟我成了朋友。”

因为没有败过,刘华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站稳了脚跟,不再有人上门踢馆。刘华栋说,他年轻时,也曾上门到别的馆里踢馆。“不过一般不会去,是学员去,去过的地方有跆拳道馆、空手道馆,还有传统武术馆,但基本没动过手,对方不肯应战。有的干脆直接打110报警。”刘华栋踢馆的事,不少武术爱好者都曾听说。“不过他现在比较心平气和了,这两年再没听说过。”一位武术爱好者说。

现实版江湖恩怨

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人就是江湖,你怎么退?”电影《笑傲江湖》里的这句台词,放在如今的武林,同样适用。

虽然现实中的“踢馆”已经越来越少,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如

今踢馆似乎已经演变成网络上的口水仗。

在南京武术爱好者和其他格斗术社团交流赛。赛后,不少学员还在网上发帖,认真总结胜负心得——他们已成为空手道的忠实“粉丝”。在中山东路的全民健身中心,除了跆拳道、空手道外,泰拳、合气道、剑道等也受到热捧。

大多数道馆在收费上鼓励学员尽可能多学习些课程。以一家道馆在山西路的授课点为例:每周两课时,780元可以学习三个月,学半年时为1200元,报全年,只需1800元。如果要进行私人教学,每课时就得150元。并且,各大道馆都瞄准了暑期市场,这个时期是小学生学跆拳道消费“旺季”,道馆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促销活动,比如学费打折、赠送道袍等。

相对于这些外来的格斗功夫,在南京,传统武术真正开馆招收学员的并不多。“我印象中不超过10家,并且经营状况都不是十分理想。”潘振刚说,南京习武的人很多,但南京又是一个文化名城,与北方的城市相比,“民风不够彪悍”。

传统武术中的太极拳虽然有最为庞大的练习人群,但由于目前更多流行的是经国家推广之后的简化太极拳,被许多武术爱好者戏称为“太极操”,很难再被称为格斗意义上的“武术”。不过,一些保持了“原汁原味”的太极拳也有入开馆教学。在南京,形意拳是传统武术中练习者最多的拳种之一,有一两千人在。在虹桥、太平公园、东水关公园、小桃园、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等处,都有固定的练习点。“不少教练形意拳名家李楚民,但又都按照传统的方式,由师父进行言传身教,远离市场,不收费,也没有商业意义上的武馆。不少少林传人潘振刚也带了30多个弟子,但同样是免费传授,没有开设武馆。”

传授形意拳的武馆在南京只有寥寥数家,陈根宝在山西路开设的金龙武术馆是其中一家。此外,一些武馆教授散打,这是纯粹的中国功夫,但有人认为,它和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武术并不是一回事,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传统武术。“南京的学武之风很好,但传统武馆确



中泰对抗赛是当下武林中最热的话题 新华社



刘华栋在练习木人桩 快报记者 常毅 摄

实太少。”潘振刚说。

传统武术的困惑

在南京的武馆中,推广和经营最为成功的当属跆拳道馆。不少高水平的跆拳道馆拥有自己的表演队,有时会在一些活动上进行表演和推广,能踢出540度后旋踢等高难度特技腿法,这对年轻人显然有很大的吸引。而教授传统武术的武馆则相对冷清,这让研习传统武术的人充满困惑。

陈根宝早年在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地武馆教学时,发现想学中国功夫的外国人有很多,他一天教学就可以挣2000块钱,但是中国人却很少,“老外这么喜欢,为什么国人没有这个意识?”看到传统武术不景气的现状,陈根宝表示忧虑,“千年传承的武术文化不能引起国人重视,若长此下去,后果不堪设想。作为传统武术的传播者,我有义务改变这一现状。”

2009年3月份,陈根宝“冒险”把金龙武术馆开在山西路商圈。“抛开学术争议,我办馆的理念,是以孔子文武兼备的教学思想为主导,注重传统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仪、诚、信等思想品德教育,强调先树人品、武德,然后再教健身防身之术。一年20万租金,并不如外界想的亏本。”金龙武术馆目前有学员40多人,这个数字与各家跆拳道馆相比,显得有些尴尬。

施江峰是练传统武术出身,但他选择了开始跆拳道,他的第一家跆拳道馆开于2006年,目前,他已经开了9家分馆。“一是因为我本人对跆拳道的热爱,还有一个因素,就是市场方面的考虑。”施江峰说,跆拳道在市场推广方面有一定的优势,体系很好,便于操作,市场前景广阔。

“开传统武馆,几乎没有多少人来学,可能开不下去,这是现实。”但施江峰在教学中,也将传统功夫的理念贯彻到跆拳道教学中,有时会邀请传统武术名家前来表演,让学员了解传统武术。“我是两者相结合。”

不过,跆拳道馆也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。“各家跆拳道馆的教学体系都相似,训练到一定程度后,会进行考试,颁发色带,从白带、黄带、绿带一直到黑带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术界人士说,不少跆拳道馆都说自己研发的带段位是国际认证的,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“不少教练系着黑带几段的腰带,有的是真的,有的是花钱买来的。中国跆拳道等级证书和韩国国技院跆拳道段位认证都可以上网查询。”

“武术圈子里是非多,我们一般不愿去谈论,稍有不慎,就会惹来麻烦。”一位武术爱好者说。

传统武术市场化太难

潘振刚教了30多个弟子,但没有开馆。“因为一旦开馆,就是做生意,就得考虑市场。”

“首先传统武术是一种文化,是需要精雕细琢的。”潘振刚说,一些外来功夫的教授则更像流水线作业。“学员交多少学费,就练到什么程度。交一个月,或者半年,也就学到相应的内容。这很便于商业化操作,但这种模式不适合传统武术。”学习传统武术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,师父教授时,首先得通过练习,发现每个人的特点,然后扬长避短,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传授。

在跆拳道等道馆里,教授模式一般相似:先进行准备活动,然后是体能训练,最后是技术训练。学员们排成队,集体统一进行。教练也会进行针对性指导,但由于人数多,一般难以每个人都单独辅导。而传统武术的传授方法,更多的是一对一进行教学,手把手教。

其次,开武馆就要收费,而传统武术很难有一个收费标准。”潘振刚举例说,比如学习一个套路,是按套路收费,还是按课时收费?如果按套路,有的人领悟快,可能几天就学会一套拳,有的可能得十天半月。”而如果按课时收费,领悟能力不同的人,花同样的时间,学到的内容可能差异很大。这个太难统一了。”

此外,传统武术由于其独特而复杂的体系,学习过程漫长而相对枯燥。“比如我教学生,一开始得让他们扎马步,不少人觉得枯燥乏味,他们看师兄们在一旁舞刀弄枪,心里很难静下来。”并且,传统武术尤其是内家拳有很深的文化内涵,同时又涉及到经络、穴位等,而对于这些争论一直没有过,“解剖学都发现了经络,但它确实存在的。”不少人在学习传统武术之初,就心存疑虑,这样怎能学好?

“还有一个因素,是现代人们生活节奏太快,每个人都很忙,而学习传统武术,必须得静下心来,耐得住寂寞。”潘振刚说,武术是需要耐着性子磨的,浮躁、急功近利是练习武术的大敌,但当今社会,又有几个人不浮躁,不急功近利?这些因素综合起来,导致练习传统武术的人很少,就算练,也很难得坚持下去。因此,传统武术馆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》馆主故事

一路打过来的馆主

32岁的南京威远武道馆馆主刘华栋一直传授“无限制格斗”,但他也是学传统武术出身的。刘华栋是山东济南人,6岁开始习武。高中毕业后,他去了著名的武术之乡河北沧州,拜师学习戳脚和心意把,后来又去山东体育学院学习散打。再后来才到南京林业大学继续学业,毕业后当了私人保镖。刘华栋的习武生涯完全是“一路打过来的”。在沧州,经常陪着师父和其他武馆的人私下切磋。应聘当私人保镖,打败了6个竞争对手

他有独门绝技“送襟绞”

位于中山门的中日友好南京柔道馆馆长是47岁的刘俊林。刘俊林是第一代中国柔道运动员,参加过两次奥运会,在国家柔道队做过7年教练。13岁那年,刘俊林开始学习摔跤,并被启蒙老师舒舒老师引荐给中国式摔跤的泰斗级人物王怡坚,18岁入选国家队。刘俊林发现,中国运动员从事柔道运动,并没有从中国式摔跤中转型过来,“我们的站立摔并不比別人弱,两者最大的不同是,摔跤是把对方摔倒,而柔道是将对方制服,完全没有反抗能力。”刘俊林开始潜心研究将对方摔倒以后的技术动作,并经过长期“送襟绞”训练。这种技术是双手交叉抓住对方衣襟,勒紧颈部,让对方大脑缺氧。为了练成这个独门绝技,刘俊林在训练场上让队友“绞”,他被绞晕过很多次,加上“固技”,“关节技”等一系列的套路,刘俊林不断研究制服对手的战术变化,最终拿到了全国冠军,但是颈部、腰部都落下了严重伤病。

退役后做教练的刘俊林带领国家队到日本训练时,日本著名柔道家山下泰裕与他聊起中国柔道现状,询问南京有多少人练柔道,“我说只有几十个人,他很吃惊。”不久后,中日双方共同出资,在南京重竞技运动学校内建立了中日友好南京柔道馆,目前这里是江苏省柔道队的培训基地。刘俊林说,南京现在从事柔道运动的也只有近200人,正规的柔道馆目前只有他们这一家。“我就是想从普及柔道场馆开始,让更多普通市民参与到这项运动中。”



刘俊林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刘俊林说,南京现在从事柔道运动的也只有近200人,正规的柔道馆目前只有他们这一家。“我就是想从普及柔道场馆开始,让更多普通市民参与到这项运动中。”

两个回合KO日本高手

大正跆拳道馆馆主施江峰8岁开始跟随少林功夫传人释行春学习十三太保、硬气功和散手等。16岁时,就能徒手劈断三块红砖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中国武术界与国外交流渐多,在一次中日韩功夫对抗赛中,施江峰用两个回合将一名日本高手KO(击倒)。施江峰保持的纪录是,单手击断22块每块两厘米厚的大理石。但施江峰的道馆传授的却是跆拳道。“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结识了一个韩国跆拳道教练,他是2008年奥运会跆拳道68公斤级冠军韩国孙泰珍的启蒙教练。”施江峰开始学习跆拳道,因为对中国武术的根基,他领悟得很快。“我喜欢刚猛的功夫,无论是硬气功,还是跆拳道,特点都是刚猛。并且,武学到了高境界,都是相通的那就是人道,战胜自我,改变自己。” 快报记者 钟晓敏 王凡